



被選拔的工人幹部

中南人民出版社

被選拔的工人幹部

中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 • 漢口

書號：(中)0690

被選拔的工人幹部

編 者 中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者 中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中 南 總 分 店

印 刷 者 建 新 合 營 印 製 廠
(漢口清芬路28號)

1-13,000

一九五二年十月初版

定價(甲2)1,600元

前言

選拔工人幹部到工礦企業領導崗位上，是個重要的任務。中南區已經選拔了大批工人幹部，今後還要繼續大量選拔，這是我們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與走向工業化所要求的。爲了使大家對於這些被選拔的工人幹部有所認識，本書選編了七篇文章，給我們介紹了七位被選拔的工人幹部底奮鬥歷程、優秀品質和他們對祖國的貢獻。

這些工人幹部，他們未被選拔之前，在恢復與發展生產的過程中，即與工人兄弟結合在一起，不斷地與官僚主義和對人民財產漠不關心的現象作堅決的鬥爭；他們用黨的思想武裝自己、啓發別人，及以自己的模範行爲來起帶頭作用；他們努力提高工作效率，而爲祖國節省和創造了財富。

他們在被選拔以後，同樣表現了無比的熱情，還發揮了更高的積極性。所以，在他們分別領導下的各個企業或其某一單位，都出現了一片新的氣象。這證明被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的工人幹部，都是有能力、有智慧的，并能把人民的企業管理得好；這證明我們工人兄弟只要努力學習，尤其應向這些先進的兄弟們學習，大大提高階級覺

悟，并在生產上開動腦筋，——挖潛力、找竅門，學習先進經驗，訂好生產計劃，展開增產節約競賽，就一定能把生產搞好，大家也就一定進步得快，從而對於國家和人民也就能有更大的貢獻。

編者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

目 錄

優秀的工人廠長——共產黨員彭仰欽……………	『新武漢報』(一)
優秀的工人幹部鍾炳財……………	吳于冰(六)
青年廠長鄧西峯……………	張鵬翬(二三)
共產黨員邱方任……………	曹葆銘(二七)
善於聯繫羣衆改進生產的工人幹部魯桂珍……………	『新武漢報』(三五)
愛護祖國財產、堅持鬥爭的共產黨員謝光祥……………	嚴伯臺(二九)
青年共產黨員郭清四……………	張海濤(三五)

優秀的工人廠長——共產黨員彭仰欽

彭仰欽同志是一位具有三十多年工齡的產業工人，解放後入黨，並於一九五〇年十月被提拔為武漢冶電業局第六發電廠廠長，一九五一年當選為全市特等勞動模範。黨為了培養彭仰欽同志更好的管理生產，吸收先進經驗，曾派他先後到華北唐山、石景山等地和到蘇聯去參觀和學習，最近彭仰欽同志才從蘇聯回國。

彭仰欽同志的優點，突出的表現在他關心羣衆，依靠羣衆上面。他不像過去的那些『廠長老爺』一樣擺官僚架子，他自從當了廠長以後，仍舊和工人羣衆保持着深厚的階級友愛。彭仰欽同志曾經這樣感動的說：『我自己是一個工人出身，親身體會到從前工人受壓迫、受剝削的痛苦，所以今天我們工人自己當了廠長當了家，就不應該忘本。』因此他照顧工人是無微不至的，工人們沒有房子住他就建議工會適當的借錢給工人們蓋房子；工人們沒有洗澡的地方，他就請示上級撥款修澡堂；工人們不管有什麼困難，他都設法解決。有時候他也抽空到工友們家裏去閒談。有一次煤工會紹貨和愛人吵嘴，要鬧離婚，彭仰欽同志知道以後，就馬上趕到他們家裏，進行勸解。他

從過去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一直談到今天的新婚姻法；從過去工人被壓迫，一直談到今天工人翻身後的幸福，結果使曾紹貨和他的愛人深深的受了感動，重歸舊好了。因此工友們都說老彭是我們的好領導。

彭仰欽同志當了廠長以後，他的領導方法，是深入現場，深入車間，依靠工人，有事和工人商量。他有時深夜都還到車間去看看，怕發生什麼事故。生產上一有毛病，他的心就像尖刀刺的一樣。有一次他在中山大道走路，發現一段線路電燈滅了，他就急如星火的趕回廠來到車間去調查，馬上恢復了發電；又比如在他當廠長以後，第一、二號鍋爐進煤機葉子需要劃絲磨平，過去這個工作是他做，現在他當了廠長，就由工人王松平同志去做了，但是他不放心，怕王同志不熟悉，做不好，他就經常下車間去幫助王同志。全廠工友沒有不佩服彭仰欽同志這種刻苦的工作精神的。

解放初期，由於水廠的行政領導還是因襲着過去一套資產階級的管理方式，因此生產無法推進，特別是職工們的思想情況極端混亂，一部份落後職工拉攏在一起，工作上表現吊兒郎當，不問政治，甚至挑撥離間，妨礙團結。彭仰欽同志在黨的指示下發動先進羣衆針對這一不良傾向進行了鬥爭；他耐心地向職工們進行說服教育，宣傳了人民政府原職原薪的政策，這樣，才使得混亂思想得到初步澄清。

彭仰欽同志能正確地、忠實地執行和貫徹上級的決議。比如在執行取消『米煤制度』問題上，就具體說明了這一點。這個『米煤制度』是解放前留下來的，基本精神

是按照職工一家人口的多少領取米煤津貼。按『米煤制度』的規定，是不問生產上的好壞，而是按人口領米領煤，因此這個制度是十分不合理的。上級指示取消這個制度，以『生產超額獎金』代替。當時要取消『米煤制度』的決定曾引起部份職工不滿，彭仰欽同志爲了使同志們明瞭上級指示的正確合理，他就一方面說明，解放以後工人職業有了保障，不再像國民黨反動派時期一樣受威脅了，我們有了足夠的工資，再用不着什麼『津貼』，而廣大人民的生活還未提高，我們工人階級應當從全國人民利益着想；另一面他又說明那種所謂『米煤制度』是不合理的，它不但不能推動生產，而且會對生產起一定的阻礙作用，如果用『生產超額獎金』來代替，那當然就合理了。這樣，就使問題獲得了解決。

去年，組織上調彭仰欽同志到第五發電廠去當了一個時期的廠長。那時候廠裏有一大筆工程到冬天還沒有完工，因爲天氣寒冷施工很困難，特別是絞洋灰工程，簡直無法進行，如果不克服困難，就不能完成任務。於是彭仰欽同志就和工友們商量，想好辦法，取得上級的同意，花了一筆錢，在絞洋灰的工地上，蓋蓆棚，安置火爐，結果克服了困難，遵循上級意圖，按時完成了任務。

兩年來，彭仰欽同志在生產管理上的成績是很大的，特別是在生產上發揮了工友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爲祖國節省和創造了財富。

在一九五一年，水廠接到第一季生產任務的時候，鍋爐房省煤的任務是燃煤率降

到○。八八三。就是說發一度電只能燒○。八八三公斤的煤。這個要求在當時來說是比較高的，因為解放以前發一度電要一。七公斤煤，這次一下子就降低這麼多，職工們思想上有些鬧不通。彭仰欽同志接到這個任務以後，首先給工友們打通思想，堅定他們的信心，並訂立了『生產超額獎金』的獎勵制度，然後就和工友們一塊研究，改進技術，改進操作。結果在十月份燃煤率就顯著降低，發一度電只需煤○。九三五公斤了，到一九五二年第一季度（一、二、三月）燃煤率繼續降低到○。七四三公斤，超額完成了任務，一共為國家節省煤炭三百八十八。六噸，合人民幣一萬萬三千萬元，這些錢可以供全廠職工一個月工資的開支，可以買十一萬八千斤大米。最近據該廠老工友杜松林談，燃煤率已經降低到○。六幾了。

水廠的工人們，在彭仰欽同志的領導下，不斷的有所發明和創造，特別是這些發明和創造，都是可以用來代替『美國貨』的。這樣，就使得那些認為『非美國貨不能用』的技術人員的錯誤思想，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比如，原來用的膠狀耐火泥都是美國貨，解放後不但價錢貴，而且不容易買到，在這種情況下，鍛工潘傳鑑同志帶頭和大家一齊想辦法，經過四次研究，終於以百分之五十的炭石流子，百分之三十的黃泥巴和百分之二十的石棉混合起來，代替了膠狀耐火泥，完全頂用。又如電動『幫浦』上的橡皮碗，也是用的『美國貨』，原來還有三十個，後來用了只剩下八個了，眼看就要用完，彭仰欽同志就找工友們想辦法，經

過反覆研究，終於以生鐵車成活塞代替了橡皮碗的用途。

解放以前，水廠的機構只有製水組、發電組、材料科、事務科等部門，解放以後，彭仰欽同志當廠長以來，業務一天一天擴充，組織機構也擴大成爲六股、一庫、一室了，而在某些部門，適當的精簡了人員，實行了民主管理，大大的加強了工作效率。工人們覺悟普遍，空前地提高了，他們愛護自己的工廠，愛護自己的機器，他們精打細算，爲國家節省和創造財富，比如原來的運煤車和進煤車，每次運煤和進煤後，裏面總還要殘留很多煤渣，這樣不但浪費了煤炭而且車子又容易壞；現在可不同了，車子裏面每次掃得比地板還要光，既節省了煤，車子也不再時常壞了。

工人廠長彭仰欽就是這樣忠心耿耿爲黨爲革命忘我地工作着。工人們反映說：『老彭大公無私，大膽負責，處處從工作出發，從羣衆利益出發，他當廠長，我們越幹越有勁！』是的，事實叫我們承認這是道道地地的心底話。

彭仰欽同志的優點表現在各方面，是說不完寫不盡的，值得每個工人黨員幹部虛心向他學習的。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七日『新武漢報』

優秀的工人幹部鍾炳財

吳于冰

湖南新湘鑛務局特等勞動模範鍾炳財，是中國共產黨千萬個優秀黨員之一。二年以前他還是一個普通工人，經過黨的培養和教育，現在他已經是一個領導着數百工人的國家工廠的副廠長了。一提到他，工人們總會情不自禁地說：『鍾炳財真是我們的好廠長。』

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

一九五零年春天，鍾炳財從礦山總工會辦的短期訓練班學習回廠後不久，就發現煉錫爐子進料和平時一樣，產量却日見減少，有漏錫象徵，就主動報告廠長蘇學波（留用人員，現已調離該廠），請示停爐檢修，但廠長給他的答覆却是一派官腔：『我當了多年廠長，還不曉得爐子漏不漏錫，你個工人懂得什麼！』狠狠把他訓了一頓。鍾炳財眼望着爐子產量，從每爐出產一百二十塊錫一直減到八十塊、六十塊，算來已經漏了十數噸。一連提了幾次意見都碰了釘子，但是他並不灰心，仍堅持意見一

直把情況反映到鑛務局。後來終於制止了蘇學波對人民財產不負責的行為，避免了國家財產更大的損失。

鍾炳財堅持原則，和對人民財產的高度責任心，從下面兩件事情也可以說明。就在煉爐漏錫事故發生後不久，爲了節省國家的開支，他和老爐司工人康忠宗、賀子仁、坭工袁明能等共同研究出一種修築爐膛配料辦法，每座爐子修成後，比該廠原用配料辦法可節省八十石大米（原配料辦法九十石大米，新辦法只要十石大米），並可以延長爐子壽命；廠長蘇學波不許他們築，他就親自帶領工人，修起來，親自試驗給廠長看，修成後第一座就煉了三百一十噸，以後最高的能煉到五百多噸。爐子的壽命較老辦法修的爐子延至三至四倍（原來爐子只煉八十到一百一十噸，最高的一百五十噸），給鑛山改革修爐工作，創造了模範的先例。在這件事情的啓發下，砌工易桂庭又研究出一種更合理的築爐辦法，並自繪圖樣提出書面建議，但廠長蘇學波仍置之不理，經他和工人王和泰等小會上提大會上爭，最後並以工資作抵出具擔保——如不合用願拿工資賠償，以支持易桂庭的建議，直到一九五一年，在他們堅持鬥爭下，才實現了這一建議。第一座爐子修成後，煉到五百九十九噸八尚未損壞，中修一次更能煉到九百多噸接近一千噸了。兩次爐子的改革，如按全廠生產情況計算，單修爐工料費用就可節省三個多億，對提前完成全年生產任務起了保證的作用。

有事和羣衆商量

鍾炳財同志在他擔任生產小組長的時候，他就掌握了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有事和羣衆商量的領導方法。他們小組實行各種表報制度、交接班制度以及三班合一的中心小組制度等，都是採取與羣衆共同研究的辦法建立起來的。一九五〇年秋天，廠子已經解放半年多了，但爐司工人們燒爐子，仍按原來老辦法，只管把煤送進爐子，很少作撥火工作；因此爐內火力很弱，平均要一噸煤才能煉成一噸錫，並且一爐出三噸錫，要化三十至四十個小時的時間。經他與老工人王和泰研究後，就決定採用『細進煤攤均勻』的辦法改進燒爐方法；但同一車間的爐司師傅都比他作的時間久，技術也比他高，如果把意見正面提出又怕引起老師傅們反感。經他考慮後，就先自己試驗，試驗成功以後，再找到老師傅們用請教的方式交流經驗。先請老師傅們談如何才能把爐子燒得好，老師傅談完後，再談自己燒爐子的辦法。這樣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先進經驗交流到全車間，老師傅們也都改正了以前的燒爐子辦法。從那時起，煉錫燃煤率就逐漸從一噸煤煉一噸錫，下降到三百七十公斤煤，最低時三百公斤煤就可煉出一噸錫了。而且，煉錫時間也大大縮短，以前一爐出三至四噸錫要三十至四十小時，以後每爐出錫增加到七至八噸錫，却只要二十四小時就可完成煉錫工作。給國家節省了大量的財富。

全心全意爲革命

鍾炳財同志的艱苦樸實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也同樣是全廠工人們敬重的原因。他對工人生活非常關心，從吃伙食住房子，以及個別工人夫妻不等等，都會得到他的關切。可是他對自己，却總想盡一切可能的辦法爲國家多做點，少用點。有一次他們廠裏評工資，按照他的技術能力與工作責任心，工人給他評成一百二十七分，但當他想到國家財政經濟還有困難時，就自動降低到一百一十九分。尤其是從一九五零年春天，他光榮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以後，在黨的教養下，他更懂得了如何作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如何在工人中起帶頭作用，更加發揮了他在工作中的積極性。他腿上有一個爛瘡，還是小時幫助父親給地主種田時在水裏泡爛的，因爲家裏窮一直沒醫好，每到熱天，就流濃血，加之爐房溫度高，一九五零年夏天，瘡塊曾蔓延到巴掌一樣大。走路已經很不方便，同車間的工人都勸他請假休養，局長也親自批准他住院醫治，但他爲了廠裏的生產仍帶着一隻癱跛的腿頑強的工作着，一直也沒有休息。一九五一年夏天，他患了重瘧疾，別人在爐房裏工作，穿一條短褲，還滿身大汗，他穿着棉襖，嘴唇病的烏紫，仍舊堅持工作，直到局長明令決定，他才答應去休息。

和工人一起勝利前進

一九五一年十月，他被提升爲第一煉廠的副廠長。但他很少在廠長室裏，仍舊整天整日和工人一起研究改進生產。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份起第一煉廠純爐車間在他的親自幫助下，已實行了專爐專人的負責制，這一制度的實行，不只是進一步保證了按時出貨，由於每爐每班由六個人減到四個人，每月又可以節省六百多個人工。今年『五一』節，在他的帶動下，廠裏開展了紅五月的生產競賽，雖然五月份的生產任務較四月份增加百分之五，較全年計劃數字增加百分之十八，按情形必須增開半盤爐子，才能完成，但由於他的帶頭，一面帶領工人參加反貪污『打虎』鬥爭，一面帶領工人生產，常常一天只睡五小時的覺。五月份並親自作了五個工班，全廠工人熱情亦普遍提高，不只沒增開爐子，且提前四十小時超額完成了全月任務。同時，在技術人員協助下還改進了配料制度。從三月份起他們已完全消滅了回爐錫，四月份起又消滅了純錫，已做到全部出產精錫和特錫（百分之八十五的精錫，百分之十五的特錫），養爐爐渣含錫量已自一九五一年的平均百分之一點三，降低到百分之零點六以下，最低時已到百分之零點三以下。到五月底止他們全廠已爲國家節省了三十多個億的開支了。現在，全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在鍾炳財的帶動下，都捲入了文化、技術和政治學習。四十多歲的老爐工蘇竹青，一向認爲自己這輩子算完了，現在也積極參加了

文化學習。鍾炳財本人除了參加業餘學校的文化學習外，現正積極向技術人員學習技術，和全廠工人一起勝利前進。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長江日報』